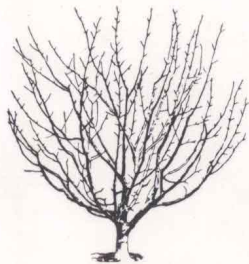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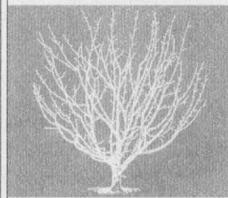
西湾子

宋土土·著



文学是孤峰的森林 倾听一棵树的独奏

西湾子



宋土土·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湾子 / 宋土土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059-7625-2

I. ①西… II. ①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03814 号

书 名	西湾子
作 者	宋土土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邓友女
印 刷	北京佳艺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4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7625-2
定 价	39.8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我们尚未脱离母体 世界就从蝶异化成了茧

致 敬 五 月

没有梦想的人是可耻的，
没有故乡的人是可悲的。

西湾子是一碗药，我喝下去，企图治愈孤独却患上自由的病。我逃离故乡，从此像失去土壤的树不能生长。我逆流一条大河，渴望在大河的源头清洗肉身。湿地浅湾仿佛有一片净土，投入其中俨然重返母体，但终究是又一处旅居的客栈，我更向往雪山那边的温暖。

沪上与石河子，构成了那头和这端，为上一代的脱离和下一代的回归背书。被别处文明拒绝的人，本身即拒绝了他所属的文明阵营。身份可疑的回归者，点燃前进的火从此岸出发，熄灭后退的灯筑起了彼岸，遥望曾经的土壤却是更远的彼岸，欲抵达皆无渡。

我把自己丢了，恰似一条游向高原的鱼，呼吸春城。回归成了一场空欢喜，那盏灯点不亮，那扇门打不开。我的西湾子不存在，它是虚构的地理。物质家园的沦陷和对精神家园的追寻已超出一般意义，或者说这仍然是一个象征。



目 录

壹·故乡 ◎ 1

- 第一章 西湾子的狮子 /// 2
- 第二章 空巷 /// 9
- 第三章 眺望杏花村 /// 16
- 第四章 宽沟女人真漂亮 /// 23
- 第五章 悔恨是生活的毒药 /// 30
- 第六章 小雌鼠 /// 38
- 第七章 我娘如花似玉 /// 45
- 第八章 红壤酒馆 /// 51
- 第九章 雏菊花种 /// 58
- 第十章 最后的礼物 /// 65

贰·逆流 ◎ 72

- 第十一章 湿地浅湾 /// 73
- 第十二章 大河边上 /// 78
- 第十三章 一个人的世界 /// 86
- 第十四章 新娘 /// 92
- 第十五章 妻子 /// 100
- 第十六章 灯火阑珊处 /// 110
- 第十七章 发现污浊很久了 /// 116
- 第十八章 爱情的灯 /// 121
- 第十九章 触摸桑 /// 129
- 第二十章 雪山那边 /// 136

叁·无渡 ◎ 149

- 第二十一章 血跌落街上 /// 150
- 第二十二章 性感为谁炫弄 /// 157
- 第二十三章 卡瓦博格 /// 166
- 第二十四章 一张叫身份证的卡片 /// 173
- 第二十五章 结满一树红杏的海棠 /// 182
- 第二十六章 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 /// 188
- 第二十七章 父亲 /// 197
- 第二十八章 禁闭室 /// 203
- 第二十九章 移栽沪上的小树 /// 209
- 第三十章 记得湿地浅湾吗 /// 215
- 第三十一章 一张车票 /// 223
- 第三十二章 热泪翻腾的男人 /// 231
- 第三十三章 红壤旅馆 /// 239

肆·北回归线 ◎ 256

- 第三十四章 万物生 /// 257
- 第三十五章 臭蛋壳的拉链 /// 265
- 第三十六章 粉饰的池塘 /// 270
- 第三十七章 美丽发生了 /// 274
- 第三十八章 简爱艺坊 /// 279
- 第三十九章 别院 /// 287
- 第四十章 虚拟的游戏 /// 295
- 第四十一章 分裂 /// 302
- 第四十二章 红色爱魅鞋子 /// 304
- 第四十三章 怀念爱情 /// 316
- 第四十四章 抵达某处 /// 325
- 第四十五章 潘多拉酒吧 /// 332
- 第四十六章 潘多拉魔盒 /// 339
- 第四十七章 陈旧的废墟和崭新的遗址 /// 343
- 第四十八章 穿越一扇森严的门 /// 350
- 第四十九章 游览春城 /// 358
- 第五十章 香艳之躯 /// 361
- 第五十一章 最后的小镇 /// 367

壹·故乡

我在南岸，曾经怀疑和忘却一次葬礼，又膜拜和轻蔑另一次葬礼。我在北岸，对一个叫红的女孩情有独钟，对红壤酒馆和一个叫尘的女子情不自禁。宽沟的红土窑洞，不是从坑里冒出来的建筑，也不是像树需要挖坑种植的房屋。我的树，被我愚蠢地连根拔起，再也找不到土壤重新种植和培育了。我爹死了，我娘走了，尘遁形了，我陷入绝望的孤独。经过一番挣扎，我翻过丘陵越过长城，向着奔腾大河的方向疾走，恨不得匍匐地上飞行……西湾子，作为物质家园和地理故乡的概念仅存于记忆。我割掉一只耳朵，借此清除寺庙的钟声。

第一章 西湾子的狮子

西湾子的建筑是从坑里冒出来的，长成艺术家和灵感一概惊恐的模样。彼时，我观察空闲的坑，它黑咕隆咚却露出一条喜悦的热气腾腾的舌头，舔食坑壁的像莜麦粉和土豆泥的混合物，每舔到坑沿就缩了回去。此时，我仰望一幢崭新的钻石造型的混凝土体，据说它以顽强的意志竖立了若干世纪，且收藏着珍贵的文物和传统，道德和思想，一百零八卷典籍和商业繁荣的机密，可以改造过去控制当下预言未来，为愈来愈不按规矩旋转的地球和向多个方向倾斜的本就不平坦的地面提供平衡。

从坑里冒出的建筑，冒犯了像树需要挖坑种植的房屋。

建筑的外墙涂料从一座大河边上的城堡盗窃而来，曾为坑里坑外增辉添彩，最值得炫耀的成就非引导掘墓人找到了火热莫属。掘墓人是西湾子的特产，他们的后裔改行做起了装饰，钻石楼体是正规渠道承包的首个工程。他们以第七十一代掘墓人自诩，通常是删掉后缀名词的，称为第七十一代孙。子孙们有的当工头有的干低级工，有的制造带甲醛的新型材料有的从事废物利用，有的说内部装修已经陈旧要全案设计彻底更换，有的讲修修补补不破坏风格兼顾保留不错的风水。工程进行的如火如荼，进展似乎很顺利，一堵隔断墙上贴着进度表，上面爬满了饥饿的不明生物。

有人发明了典藏版涂料，专为更换建筑外墙的颜色。

我想挖个坑种植房屋，兼顾种植杏树或海棠，就贴着曾冒出钻石建筑的那个坑，虽然它的边缘隐蔽着，我还是能测量出精确的位置，哪怕归类废弃的遗址。后来我改变了种植房屋或种树的想法，专注于挖坑，企图挖出伪古董和修复的古迹。我的行为类比愚公移山，不过愚蠢的核心点乃掘土而已，土向坑外铺张一片靛蓝的金黄色。靛蓝的金黄色会被覆盖，被红土黑土沙土杂土覆盖，被含铁含铜含煤含油的砂石覆盖，由此到了资源的暴露时期。这不新鲜，我早已逾越暴露而向着匮乏挺进了。我向纵深挺进，坑的圆周和直径不在计算之列，最可能的状态是矩形。

倒塌从来都是突然发生的，钻石建筑和靛蓝的金黄色。

除了遮蔽视界的世界只剩下唇齿类物质。我被唇类狂热地亲吻，皮肉已然面目全非，齿类则啃咬颈椎，胸椎，腰椎，骶椎，尾椎，胛骨，肋骨，肱骨，指骨，髌骨。更广泛的地面塌陷，我掉进矩形大坑，跌下去。一副仅胸腔盆腔较完整的骷髅坠落地下。你深入了！深入生命了！深入内心世界了！战鼓般的激励声音迫我以激荡的姿态跃进壕沟，突击出口。前方是敌阵。我不去送死，肉身尚未践行漫长的婚约，不能深入。深入啊！

你是否有信仰！这该是问句的却是那么恶狠狠。

没有信仰！我的回答虚张声势。

下地狱吧！没有比如此叫嚣更狠毒的了。地狱太美！我如此言说可能亵渎了宗教的指引。我预料到了，斥责或诅咒之声遁迹。我奔着地狱而去。地狱根本不存在，叫你想受难都不成，受难成了欺骗傻瓜和酒鬼的笑话。我抵达了，这是个艺术品林立的世界，死去的和等待复活的艺术师比比皆是，充满流血的灵感，充满生活，小丑，文学。文学的气质何等模样？小丑的气质何等模样？生活的善恶混淆黑白颠倒的气质何等模样？信仰？可怜的鬼魂！鬼魂可以歌唱吗？可以写诗，恋爱，和鬼魂发生爱情，不可以彼此交换虫卵。

有一具躯体，一具静默的僵硬的躯体。我们从生到死就是生长这样的躯体，有血有肉有精髓有垃圾。现在，这躯体同样有血有肉有精髓有垃圾，血凝固了肉不再活动，精髓与垃圾混凝一处。它释放过吗这具躯体？我宣判躯体死刑。我强调死刑最人性，最残酷的惩处是囚禁。地球不过是个囚禁地，它囚禁被宇宙遗弃的孤儿，制造世界结构社会教唆堕落。躯体因何而获罪？人类拥有躯体，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我们有心就足够了呀。

当下我死了成了鬼魂。人的死亡态是最后的终结，或者意识生命真的存在但绝非人形，亦非一种有形的无形物。人类生于凡俗去向凡俗或神圣，这取决于生命的完善和思想的修炼程度，也是决定意识生命存在与否的关键所在。意识生命将存在于适合它的空间，其过程是强弱略侵与反略侵的关系或矛盾，

之后持续空间转换。有一点是肯定的，无论怎样的意识生命与曾经的物质生命已完全脱离。人的死亡只能给意识生命带来破碎，它本身是散的，散的破碎可想而知。我们的信仰也是散的破碎的，很多人信仰什么或貌似行善积德，希望来世过上幸福生活，其实就是还想做人。我想着呢，是不是多做坏事来世就可以不做人了，如果真这样，我得郑重思考下往后的行为走向。我以鬼魂的形态行走，迎面碰上个傻瓜，还有个酒鬼，他们都是糊涂蛋。你是白痴！我不是第一次被咒骂了，这是公平的。我们要平等。

给我歌唱或者工作的权利吧，哪个时刻活去也没所谓。你是前程似锦的金子！安心做金子吧，哪怕你是个活着就被埋葬的人。幽灵以原生态的嗓门高歌墓志铭。

前方竖立着敞开或关闭的街道。我浏览门牌，有的写着请进，有的写着慎入。到处是坟地和墓碑，地下也不放过。所有的碑都是相同的，后人为先辈而立，一概以慈父母冠顶。他们慈吗？所有的死者慈吗？这并非死者的要求和后人的谦卑，而是生者的虚伪和恶劣。单说恶劣，那是唆使或逼迫后人效仿，以期进入坟墓后给他慈一下。我们以为造了瓷器就慈了。

我摔碎过无数瓷器，吃饭的碗，喝水的杯，温酒的壶，插花的瓶子，收集尿的盆子，摆进博物馆的国宝，被掠走又买回的垃圾。慈碑摔不碎，从土里拔出来并非易事，举起来更加困难，它需要至少两具行尸走肉抬呢。抬举吗？再抬举这坟场就到天上了，那里干净无尘，不信你去看。我信呢所以深入地下。

坟场遭遇盗窃。坟场高低凹凸。

盗墓人有着神的外形。狼的嗥叫声与扑嚓扑嚓的脚步声谐调而一致，一个如石块敲击枯树干的乐奏，一个如野草被风呼地吹枯的轰鸣。突然，脚步声死寂般地停滞了，停滞在坟场边缘。狼悄悄地向坟群靠近，向盗墓人靠近，时刻保持着决斗姿态。盗墓人并未视狼为威胁，面对狼的决斗邀请无意摆开应战之势，他污浊的头发和脸堂依旧平静，没有激跳着竖起或膨胀。他开始挖掘第一座坟墓，结果空空如也，接着又掘开第二座第三座，直到掘开第八座仍一无所获。他愤怒了，狠狠地丢掉工具，啊地一声大叫震得枯木枯草沙沙颤动。他

面对始终保持决斗姿态的狼瞪圆了眼睛，嘴巴大张着呼呼地喘气，狼也一动不动地盯着他，彼此展开一场艰苦的对峙。

他挖掘第九座坟墓，因为别无选择。这是盗墓人的职业所迫，是他的最后一搏。奇迹出现了，坟墓现出潮湿而阴森的墓坑，墓坑宽大，已腐朽的棺木一碰就散开了，包裹尸身的是一块黑布，上面印出斑驳的尸血。他揭开尸布，一股腐臭升起，他惊奇地发现尸血中浸泡着血肉模糊的婴儿。就在他惊魂未定的一刹那，狼猛地扑过来，忽地跳下墓坑叨起婴儿，又忽地跃出。狼把猎物放在一堆石头上，开始舔食肉身上的污秽。婴儿一点点干净，显露出棕色的皮肤。

棕色孩子就这样诞生了，盗墓人抱起他时，一阵风携着沙弥漫而来，遮蔽了为践踏墓群而烙下的所有足迹。弥漫总有一天会遮天蔽日。我在婴儿身上仿佛看到了自己，仿佛我就是那个孩子，盗墓人和狼就是我的父亲。我苦思冥想，痛苦着又无法逆转，像泥塑的舞台即将上演的一幕悲剧，幕开启了却蒙着神秘面纱。对于舞台而言，我无疑是混沌的，观众或许并未感觉到我的存在，但是剧情将持续，将相似于每一个悲情故事而次序展开。

我是墓穴的孩子，尚未出生便葬身棺材，埋土以厚黑的沉重覆盖之上，穿插而来的树根刺向某个深度，企图点燃不存在的岩层。我被灼伤。那棵树被连根拔起，我扛着它走遍西湾子的大街小巷，寻找土壤。没有土壤。混蛋玩意儿他妈的树要死了！父亲挥舞一条拐棍敲击我的头。我把土都吃光了！他羞愧地忏悔。我说你别假冒饿死鬼了，我爱那个盗墓的家伙。

我的头发和脸堂激跳着竖起和膨胀，这是盗墓人不屑于表达的。拔苗助长指的是粮食作物，因为太多的人生长着硕大的饥饿的胃。我的胃处于稚幼阶段，其它器官则疯狂地扩张，它们以畸变的速度赋予我巨人的雏形。母亲惊慌的眼神偷窥瓷缸缸底剩余的莜面，父亲暴躁地折断拐棍，用裂开木岔的一端狠戳下身。我说你们别惊惶失措，我的胃很小呢吃点草料就能填饱肚皮，下身意味着什么告诉我吧。最好的培育是言传身教。

家建好了，就在坟场边缘。我与狼结伴成长，狼的野性在我面前渐渐消失，

变得十分慈悲，眼睛里常常流露出对人类的同情和怜悯。我仿佛继承了狼的野性，常常咧开小嘴大叫，发出的声音又常常是呜咽的，极似哀哭。一天，狼叨回来一个女婴，盗墓人为她取名红。我无法解释红的来历，她生于何方，父母何许人也。但我很快就释然了，既然墓穴里可以诞生我，狼为什么不能再叨回一个红呢，从任何地方或无中生有。我总是躲着红，而且不愿意狼与她接近。红渐渐开始与我争夺狼的怀抱，她常常以胜利者的姿态向我示威。日月如梭，我和红长大成人，她说她爱我，要和我生儿育女白头到老。我渴望外边的世界，我要离开，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甚至永远不会回来。

盗墓人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与所有自以为是的那些父母犯得错误一样，他宣布了一双儿女的婚事。错误是注定要犯的，这是他的局限，是地下坟场边缘的家的局限，狼与红也被局限所困，只有我或者我的化身妄想冲破这一局限，为此不惜断送一切。

我已无法改变情节的任何环节，更无法预测或控制未来事件的发展。狼像盗墓人一样怒目圆睁，像看守一样紧跟着我，直到把我拖进洞房，拖上红的床。我感觉到失去自由的绝望，自由被暴力所压迫，来自狼和红的暴力。我似乎也感受到暴力下的性喷发，性的刺激使我越来越清醒，越来越具有了使命感。狼奇迹般地理解了我的自由。盗墓人试图阻止突然发生的转变，他举起刀欲以最严厉的方式惩罚一个叛逆。狼向他扑去，一下就把猎物扑倒在地，他们嘶咬一起，仿佛一场等待已久的决斗终于开始。

盗墓人死了，狼最终战胜了他，这是一个悲剧的结局。我是否思考过拯救他的生命，改变一个盗墓人或父亲的命运？除非我能够战胜凶残的狼，能够在此之前摧毁我的自由之魂，赋予自己栖息坟场家园的安康之魄。我悲壮地踏上一条不归路，至少在我的心灵深处已坚定了选择，至少狼也是如此认为，他在我身后报以一声长嗥就是证明。我努力理解着狼的长嗥，是送别，是警告，抑或是对人类的嘲笑？

我到了西湾子，它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一概被我忽略，因为我刚刚从

母体钻出来，眼睛仅流下几滴陈年干草浸泡胃酸汤而酿成的腐液似的泪水。无法忽略的一处景观是西湾子的狮子，它孤独地蹲守在荒芜的暮色里，凝望着沉默的山湾和一曲无声的河水。我摸肚子，摸到一只饥饿的胃。啊哈小兔崽子能吃就能干活！

这是成年的象征，它以朝天的姿势洞穿空气。

世界或西湾子的狮子向我袒露了什么？据说世界是为了制造动乱而创建的，相传西湾子的狮子能佑河平安。我对河的痴迷超过了对女人的念想，热情像流动的泡沫，破灭了便自动接续推进新的浪花。我必然带着枷锁行走，孑然一身，行走在河岸上河床上，直到淌出一条大河。这就是沧桑人间。人间的故事没有更多的神秘，我已经厌倦了描述更多的雷同。我的经历与所有的流浪者几乎别无二致，孤夜里的长嗥，低吼一支悲悯的歌，野性与温柔的碰撞，原始欲望的复活和情爱的焚烈爆发，一次次屈辱的妥协和悲哀的逃亡。逃亡归类某一次，任何一处只为诋毁而建的档案馆拒绝收藏。

我恋爱了。在大河边上的城堡，在长堤下的小树林，我遇见了桑，但我们的爱情注定是一场悲情。她被专制的父亲囚禁，我被暴虐的警察驱逐出境。后来发生的事情是我重返城堡时听说的。桑逃了，她栖身别处，追寻我的足迹，祈求上天赐予爱一个奇迹。天道酬情，沧海桑田，桑找到了我，她在演唱会现场认出了我。我蓬乱的头发和满脸的胡子掩盖不住她记忆中的面孔，粗犷的野性的长啸穿过她的心扉，我放肆我的舞台，我是歌手。群起的喊声吞没了桑的呼唤，我的经纪人花钱购买的歌迷阻挡了她的向前，她的眼泪扑簌簌流淌，声音哽咽着近乎绝望。我哀诉哀鸣，每一个音符每一个字都充满了忧伤。

你还记得大河边吗？你还记得城堡吗？你还记得结满一树红杏的海棠吗？红杏海棠！多么荒唐。桑的周围是衰人和死花的海洋，鱼皮伪造的花瓣在空中飘舞，她陶醉在绝望之中。幕垂落了，如漠漠弥漫的沙幕一片混沌，似污血污泥般的混沌。伟大的沉寂向我袭来，袭击桑的沉寂比伟大更可怕。她孤独地站在舞台中央，脚下踩着厚厚的花海，堆积里浸满泪水，终于扑倒时激活了死的鱼皮。我要残酷地剥夺她渴慕已久的纯净之地吗？我要无情地斩断通向爱

情殿堂的命运之路吗？我在无以复加的自我谴责里痛哭，在谴责中等待故事继续。

我踏上一条回归之路，向着大河边上的城堡，向着西湾子。饱经风霜的脸漾溢着幸福的企盼，其中的骄傲自不待言，我就要拥有桑了，就要获得家乡的接纳和温暖的祝福了。大河边曾刻下过我的耻辱，曾烙下过无法抚平的伤痛。城堡依旧，堤坝和树林依旧，结满一树红杏的海棠依旧。海棠下坐着一位痴呆呆凝望着天空的老人，树枝的荫隙间射下一束光，照亮他的蓬头垢面。老人看着我，突然傻傻地笑了。

桑，桑，我的桑，她死了！

我像终于逃脱展览会场的恐龙雕塑，再一次以类人的姿态默然伫立。人们都知道我回来了，他们叫我野狼孩子，所以我偶尔发出几声长嗥。我忙碌了一夜，给每一棵树的枝杈上插满野花，为桑的父亲的手舞足蹈提供道具。我说这是最后的祭奠，然后我会离开，如果你怀念女儿那就去死吧。他恶狠狠地盯着我，突然脱掉衣服露出一具骷髅，所有的器官像鱼一样飞行，与空气纠缠，结果是以咸鱼的姿态挂上树端。成功了！成功了！他模仿我的嗥叫。

我回到西湾子，令我惊诧万分的是，它的地形地貌包括地理位置完全不需要忽略，它不存在。我打开地图，关于故乡的标注一律空白，西湾子的狮子印刷成可以撕下的优惠券，购买通向荒凉的旅程。我抵达了，旅程的终点比浩如烟海的沙漠更加荒凉，金黄色的耀眼变成仅供参考的标签。在沙漠深处我碰到一个男孩，他的身后跟着一匹狼。狼只是注视着我，没有任何表情。

你从哪里来？我从大河边上来。

我也想到大河边上去。我没答腔，拉起他的手向前走去，狼一直跟在我们身后，跟到一个庞大的沙窝。他说这是一块大石头砸出的坑，它什么都不长，填又填不满。红在沙窝边上敲石头，每一次打击都落到手上，十根手指透明得像夜色的漆黑。她凝望着儿子和我，眼睛里显露出惊喜，眉宇间凝聚着怨恨。她扔下透明冲到我的前面大声嚷嚷：你的故事忽视了我的存在，我经历了怎样的蹉跎岁月，目睹了怎样的沧桑变迁！

红知道我一定会回来，她的祈祷和诅咒灵验了，我再也不会离开她了，我是永远属于她的。我躺在沙窝里睡着了，梦见大河边上和城堡，梦见海棠和桑，梦见走过的一条条路和栖息过的一个个地方。我看见强壮的盗墓人和剽悍的狼在拼死搏斗，彼此血肉模糊。我看见红一步步向我逼近，双手举起一把利斧。她举起利斧向我砍来。我沉重地睁开眼睛，向她投去最后一束忏悔和欣慰的目光，鲜血和泪水慢慢地蒙住视界，如漠漠弥漫的舞台之幕，天穹之幕，湿漉之幕，火山之幕。

红自杀身亡。她的儿子埋葬了我们，在坟墓上栽了一棵树，树根的一个分支戳进我的肉骨，红哇哇大哭。我感受到死亡的感受，呼吸到死亡的呼吸，原来所有的死亡静美如画，如圣洁的灵光。我吆喝着一路向沙漠的尽头走去，那边是绿洲。我要回到来时以前居住的地方，那里属于心，那里拒绝肉身。狼追随的脚步蹒跚而沉重，与我的距离愈来愈远，最后跌倒在沙漠边缘。

我替代狼的角色发出持续的长嚎。

第二章 空巷

爱因斯坦说：世界是可以被描述的。

物质与反物质处于循环状态，物质来源于反物质，反物质来源于物质，彼此因果，互为敌友。它们互为敌时会爆发战争，互为友时则共同维护和平。反物质为物质提供意识元素，物质为反物质提供思维，当意识崩溃思维裂变即会生产革命。意识和思维互为革命对象，此消彼长。

我欲描述世界的形成吗？宇宙的空间构成被两类物质作用：光和黑幕。黑幕很厚，它被光包围，光之外是另外的黑幕。黑幕与黑幕处于分割状态，爆炸就是在分割处发生的，然后蔓延。这是宇宙运动，是撞击与扩张和收缩的游戏。打个比喻的话犹如生物学性交，雄性向深度突击，雌性包裹乏力便会放弃抵抗至溃散。不同的是，宇宙的撞击物拒绝后退，它一直向前，这样扩张和收